

丁伯华◎著

柳丝沐雨



NLIC2970864696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柳風沐雨

丁伯华 著



NLIC2970864596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栲风沐雨/丁伯华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50-1201-3

I. ①栲… II. ①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102 号

栲 风 沐 雨

丁伯华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13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200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201-3

定价: 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古人云：百岁光阴一梦蝶。的确，人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如何使它不至于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枉费虚度，就全靠自己把握。

我的这一生，虽谈不上有什么建树，有什么精彩，但可以自慰的是，没有让它虚度。

回想起来，一辈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童稚成长时期；二是孜孜求学时期；三是勤勉工作时期。每一段都似一般，但又非同一般；每一段都有一些可叙可诉、可评可点的事，有些事还是刻骨铭心的、永生难忘的，所以总想把它记述下来。今天终于付之于文，只是限于文字水平，限于篇幅，只有作一般记述，无法展开大幅度描写和抒情。

书名取为《栉风沐雨》，因为经历曲折太多，每走一步都是花了很大气力的。记述按时间的顺序铺陈，一共分为十五章，它们是：家族源脉，苦涩童年，艰难求学（上），艰难求学（中），艰难求学（下），农场锻炼，供职利新，遂心安庆，初入仕途，任职大观，荣入市府，随下江南，莫名进校，如愿政协，愉快退休。全书从家族源起、幼年生活、读书生活、工作经历、到退休生活，全面作了一个回顾。读书的过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过程。工作过程，曲曲弯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就是我的人生。

丁伯华

2012年3月22日于畅然轩

目 录

第一章 家族源脉	(001)
第一节 宗枝衍庆长	(001)
第二节 根基在怀宁	(002)
第三节 炊烟飘两县	(004)
第四节 三代天伦乐	(005)
第二章 苦涩童年	(008)
第一节 家境渐衰落	(008)
第二节 一力难支撑	(009)
第三节 何日得天亮	(010)
第四节 儿女快长成	(011)
第三章 艰难求学（上）	(014)
第一节 熬过村民小	(014)
第二节 无奈弃学业	(016)
第三节 江南谋生路	(018)
第四节 放牛农业社	(022)
第四章 艰难求学（中）	(024)
第一节 再考入高小	(024)
第二节 旱苗遇甘露	(025)
第三节 保送入初中	(026)

目

录





第四节	面见朱主任	(028)
第五节	名列前茅	(029)
第六节	家庭大变故	(030)
第七节	学校多关怀	(031)
第八节	志向在职业	(032)
第九节	花明又一村	(034)
第五章 艰难求学 (下)		(037)
第一节	远赴北方城	(037)
第二节	“饥渴”进课堂	(038)
第三节	社教到寿县	(040)
第四节	独立做工作	(041)
第五节	加入先锋队	(043)
第六节	投身“大革命”	(044)
第七节	复课闹革命	(047)
第八节	终至话毕业	(049)
第六章 农场锻炼		(050)
第一节	奔赴华阳河	(050)
第二节	加入新集体	(051)
第三节	兵团当干事	(053)
第四节	今生喜相逢	(055)
第五节	权衡到利新	(057)
第七章 供职利新		(059)
第一节	显示真能耐	(059)
第二节	转任组织股	(061)
第三节	兵团将落幕	(063)
第八章 遂心安庆		(065)
第一节	融入调研组	(065)
第二节	投入运动中	(066)

第三节	分家留市委	(069)
第四节	慈母别人世	(071)
第五节	重新提精神	(073)
第九章	初入仕途	(075)
第一节	改革赐良机	(075)
第二节	勤勉为公事	(076)
第三节	清正招是非	(077)
第四节	不意遭排挤	(078)
第十章	任职大观	(079)
第一节	调查作开局	(079)
第二节	紧抓“牛鼻子”	(081)
第三节	统筹社会面	(083)
第四节	协调各班子	(086)
第五节	体谅民疾苦	(087)
第六节	口碑皆向好	(089)
第十一章	荣入市府	(091)
第一节	换届入市府	(091)
第二节	起步作调查	(094)
第三节	北京学习日	(095)
第四节	履行市长责	(099)
第五节	政局突转变	(102)
第十二章	随下江南	(105)
第一节	委屈受任命	(105)
第二节	拓荒开新局	(108)
第三节	重归行政路	(111)
第四节	统筹各方事	(112)
第五节	刻意着重点	(115)
第六节	集体一要员	(120)

目

录





第十三章 莫名进校	(124)
第一节 莫名约谈话	(124)
第二节 惜别池州地	(126)
第三节 决心变面貌	(129)
第四节 多措并举跟进	(132)
第五节 重创新基业	(139)
第六节 完满一句号	(144)
第十四章 如愿政协	(147)
第一节 称心当常委	(147)
第二节 认真履职责	(149)
第三节 调查诚建言	(151)
第四节 兼做组织员	(153)
第十五章 愉快退休	(156)
第一节 无官一身轻	(156)
第二节 重又回本真	(157)
第三节 尽享山水乐	(158)
第四节 回首路漫漫	(163)
附一 美加行程散记	(165)
附二 欧洲纪行	(182)
跋	(201)

第一章 家族源脉

第一节 宗枝衍庆长

山有脉，水有源，氏族繁衍必有据可循也。丁氏族谱云：“丁故陈也，陈故舜裔也。”“丁之有族也，发源于虞陈，衍派于周秦汉唐六朝五季，以迄宋元，其进而国朝（即明朝——自注），则自江州义门，由德安渡彭蠡，徙安庆之宿松而赘丁氏，实良卿公竣也。由宿松徙怀宁之钦化乡。”（重修家谱序——十世孙振功撰）

前云：“丁之族，奚自乎？盖其先实江州义门之陈，有曰庆者，自义门徙三村，三村之裔讳季英者，商行至皖，寓宿松丁氏焉。丁翁资亦裕，适与之同事。时值江州兵乱，弗能旋，有断金之好，不忍舍去，遂以第三子竣赘其女。未几，丁氏歿，继娶谢氏，生子二——介甫、义甫。介甫留宿松。义甫徙怀宁钦化乡汪家潭新安之里，欲复陈姓，避伪汉嫌，不果，遂仍外氏，以丁为姓，此即余怀邑丁氏受姓之源也。义甫生子二——曰垠曰箴。垠生子六——曰仁义礼智信斌；箴生子一——曰豪，公之裔，历今四世俱属单传，而守宗祧。唯仁义礼智信斌六子姓烟突，以数千计田赋，以数万计其擢，巍科膺臬仕者代有人焉。”（纂修家乘序——七世孙荣撰）

丁姓延至吾辈已是 24 代。

丁姓祠堂在怀宁公岭附近，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粮食仓库，迨至大跃进，陆续被毁。若干年前，有热心者牵头重建。我曾与家兄伯荣、堂兄吉平、族人潜山宪清等亲临，视其景，状不如前。

丁姓在怀宁、潜山一带为名门望族，人多势众。怀宁新安一带，不少地方，村连村、户连户都姓丁，而同姓不通婚，以致婚娶困难。我在大学





读书时，一次自合肥乘车返乡，至高河埠，车上剩 23 人，大家攀谈起来，得知，车上人全都姓丁。

丁姓族规较全。小时即听说，全族每年冬天都有一次集会，曰到祠堂做冬至，举行祭祖大典。族有不肖者，拉进祠堂打板子惩戒。族有田地广盛，分级划成大公堂、中公堂、小公堂。公堂行使资助、祭祀等职责。每年清明祭扫列祖列宗，均由公堂召集。我小时候跟随父亲曾参加过宋庵、杨大屋（潜山青楼乡境内）集会，众亲会餐、拜谒祖墓，盛况空前，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节 根基在怀宁

怀宁丁姓，始落脚在公岭，共为六股，我们家属一股。一股者，长房也。由一股墩，分支到罗庄，又由罗庄分支到王破屋，再由王破屋分支到养塘庄。到宗公手上，分家迁居到桂庄，即今怀宁县枫林乡鹿苑村。

桂庄老家属于丘陵地区。老屋坐落在一带山脉之上，坐南朝北，为棋盘式建筑，土砖墙，青瓦顶，前后两进。大门口两边有石墩，卡在石墩上有一个小孩无法跨过的路坎，大门为宽大对开的两扇。进入大门为一门厅。往后是中门，通常紧闭，只有贵客来临、或办红白大事等，才会开启。中门往后为承接雨水的天井，水池中安放有石条，供人行走。过了天井就是堂厅，是家族活动的地方，堂厅后墙上方设有香火台，供有祖宗牌位。每年小年腊月二十四日，迎回祖宗，每天在这里敲磬、上香、跪拜，直到正月十五日元霄送祖。

老屋前后种植许多树木，有柏枝、白梓、檀树、黄栌苗、枫树、栗树、皂角、松树等等，不少树干很粗，一人抱不过来，有的要两人合抱。不少树干上还爬满了藤蔓或长满了青苔。老屋西面有一片竹林，为群鸟栖息之地。傍晚时分，八哥成群归林，竹林鸟声喧闹，有时像开会，有时像议事，有时像吵架，不时还看到一群鸟追逐、打闹出林。

老屋的东面有一条大路。沿大路南行一两百步，就可以看到山岭上有一块很大的开阔地，这是乡间集会的场所。开阔地南面还有一个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土堆，这是专供乡村演戏搭台用的台基。开阔地北面有一棵参天



古枫，树干之粗，差不多三人合抱，树冠如遮天大伞，枝叶密密层层，大风刮来，古枫发出嗡嗡之声，显示出它的垂老和尊严。古枫脚旁，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土地庙，供奉着土地神位，年节之时，经常有人来这里烧香祭祀。

老屋前面有连片冲田，围绕冲田北面，有一条小河，在这里汇水，形成一个大埭。埭之东建有一个排水大闸。开闸放水时，落水飞溅，形成瀑布，轰声如雷。

老家土地肥沃，山、水、田、林交织如画。元人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著名的散曲句子，在这里不难寻觅它的影子。

宗公共有五子，称为五房。我家属四房，四房无子，自五房过继一子，即我父亲士盛。我父母生育七个儿女，我居中，有姐姐、哥哥、妹妹和三个弟弟，我与妹妹中间有一个弟弟，年幼患腿疾，无医而早折。论姊妹我为老三，论弟兄我为老二。像我这样兄弟姐妹如此之全的人很少，按理说，我实是有福之人了。

我家在祖父手上，五弟兄分得一份房产。有山地一丈（块），有耕田几块，有房屋两间。以后，祖父不满足于分得的一份房产，又开始在离老家两里之地的叶店街，租了一个店铺，经营烟酒杂货，生意越做越红火。举家也从桂庄老家逐渐迁移到街上。随后，祖父又将店铺买下，将房子逐步改造，由草房改建成瓦房，约正房八间。屋中有一天井，在家可以见到日月星光；屋后连着一间披屋牛栏，并且圈一个后院，后院紧临着池塘。小时候，后院就是我们玩耍的天地，在这里模仿大人耕种，栽桃树，栽杏树，观蚂蚁排阵，观鸟雀登枝。家里除了经营一个小杂货店外，还开了一个饭店，同时，兼做豆腐、熬糖。我父亲对做豆腐、熬糖很是在行。

那时，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期间，高埠、青草埭大路不便通行，就改走小路，于是，小镇南来北往生意人川流不息，十分热闹繁华。听祖母讲，入夜，从怀宁老家回叶店，翻过一座山岭，隔一里多路，就看到小镇上灯火辉煌，弯弯曲曲像一条龙，一片兴旺景象。也正因为这样，家里除了经营小店、作坊外，加上父亲继续耕种老家田地，家境比较殷实，可以说是一个小康之家。



第三节 炊烟飘两县

自从祖父在叶店小镇置下房产，我们家基本上在这里扎根下来。

解放战争前夕，因不堪国民党兵、匪、官、绅之扰，我们曾迁回老家居住了几年。

叶店刚刚解放，祖母就大着胆子到小镇上，一个人开饭店，做点小生意，有点小收入。我和姐姐、哥哥常到小镇上去看祖母，有时用角箩（手提小竹篓——自注）装点小东西带回老家。

等到局势慢慢平静，大概在1949年中秋前夕，全家重又搬回叶店。这算是永久居留下来。

叶店小镇为一条直街，东西走向，约百户人家、数百人口。我家居处为中街南侧，解放前，曾编为门牌18号。街心是一条县界，我家的大门在潜山境内，后门正对着一个池塘，为怀宁县范围。家里一日三餐做饭，炊烟随风飘散，一会儿朝北飞到潜山，一会儿朝南飞到怀宁。家里吃水，要到北边街背后潜山境内的鹭鸶塘里去挑，用水就在后边怀宁池塘里打。外界人来到这里总觉得奇怪，这么一条小街，居然为两个县共管。也有人索性把它叫做“中英街”。

小镇坐落在一条如龙般的长长山岗子上，地势高出周围很多。小时候，我随大人到外面，回来时，远远就望到它的雄姿。

小镇曾有几度辉煌，过去家家户户都有职业，不是开店，就是做手艺。在我的记忆里，有铁匠、车匠、木匠、篾匠、石匠、面匠、鞭匠、裁缝等等，开杂货店、开饭店、做豆腐、杀猪、扯挂面、扎纸扎、做医生等等，各种行当应有尽有。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中还常常忆起那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哗啦哗啦擀鞭炮筒子声……

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每年逢年过节，乡下上小镇来采购的人络绎不绝，各家小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特别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前，人流一浪接一浪。几家猪肉店热闹轰天，排队买肉的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伸手招呼，大声叫买，由于人太多，店家只好从人头上接钱。而这时，我们一伙小孩跟着大孩子后面也热闹起来，夹在人网里干起了“扎狗尾巴”的“勾当”。趁着大人不注意，用一根细小的草绳一头拴着一个小石头，偷偷

地将另一头拴在他的衣服后襟上，看起来像是狗拖着一条尾巴。等他离开人堆，发现“尾巴”，一边扯下，一边咒骂：“这该死的小孩！”而我们却站在远远的僻静处笑得直不起腰来。有的后面，就扎一个小小的“尾巴”，不拴石头，估计回到家里才会发现，那时肯定也免不了要骂“这该死的小孩”。

小镇虽不比城市，但在乡间它确实是繁华一隅了。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接受儿时的熏陶洗礼。

第四节 三代天伦乐

我的家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鼎盛时有九口人。家里有祖母、父亲、母亲、姐姐、哥哥、妹妹、两个弟弟和我。

我的祖母中等身材，年轻时是个很出色的人物。到老年，她的背有些驼，头发稀疏灰白，右边脸颊有一块紫色的印子，是老年斑。祖母说起话来声音脆朗，走起路来不紧不慢。

祖母出自名门望族。小时候常听祖母说，她家祖上曾过着“秤称银子、斗抚钱”的生活。祖母姊妹弟兄中，不少人知书达理，有的“笔墨算盘一路响”。祖母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所以对世事也很知晓，她不同于一般的乡下老太。

祖母聪明睿智，吃苦耐劳，粗活细活都能干，常常帮父亲到田里种庄稼，又常常帮母亲做家务。她有一手好工艺，能纺线、纳鞋底、织花带。她织的花带，在乡间左邻右舍中，几乎无人能比。祖母对四时八节记得非常清楚，常常有人到我家问她蔬菜下种季节，她是乡间农时的好顾问。

祖母十分富有帮助乡里的同情心，从前家里日子过得比较宽松，一个隔房亲戚家里比较贫苦，常常得到她的资助。亲戚、邻里，缺吃少用，常常向她借、讨，她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予帮助。当然，她也说到，人情淡如水，算命的说她：“把人吃，把人包，走出墙外就唠叨。”对人照顾，不仅得不到任何回报，反而招来人家的不满足。

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板实，年少时，因下大雨头部右边被倒下的烟囱砸破，留下一个大的伤疤。父亲性格不愠不火，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来。他对儿女非常疼爱，我小时候





几乎没有一次受过他的责备。

父亲对农活样样在行，人又能吃大苦，耐大劳，农忙时一直忙碌在田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父亲力气很大，挑的担子常常超出他身体重量好多。我童年时家里很穷，常常揭不开锅盖，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农闲时，经常到离家二三十里路的潜山大别山区挑柴到家门口卖，有时还挑到离家二十四五里的怀宁高埠去卖。挑得最多的是松桠，扁担挑起的两个柴捆子比他本人高出好多，有时高出一两尺。为这事，妈妈经常责怪他说：“小担子挑倒山，大担子挑倒人。”祖母常常叹息说：“他一个人哪搞得浑一塘水呀！”这是指家里人多，子女幼小，没有人能帮上他的忙。我有时看到父亲晚上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身上骨头好像散了一样。”

父亲希望儿女成才心切。记得在怀宁老家，哥哥上蒙学逃学，父亲拿扁担追着屋前屋后要打他。祖母说他“做梦都想把儿子念书”。

父亲勤劳节俭是出了名的，上山挑柴常常鸡叫头遍就起来，晚上总是到天黑，甚至半夜才回家。出门时，他有时带上半升米，有时家里没有米，索性饿肚子一天。父亲一辈子，是苦够了，累够了，我今年六十几岁了，直到如今，常常想起，就心里很痛。

我的母亲是一个聪明、勤劳、善良的人，在乡间，她也算得上一个角色。母亲身材较高，宽而光亮的前额，高高的鼻梁，一对眼睛特别有精神。母亲娘家家境寒微，外祖父死得早，母亲姊妹兄弟五个，她为长头的，十六岁就出嫁过来。她一来，就帮助祖母操持家务。听说祖父在世时家里开了杂货店兼饭店，饭店里里外外基本上靠母亲一个人打理。家境贫穷，艰难度日，全靠母亲筹划安排。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日常生活责任几乎全部压在她的身上。

母亲与祖母有着共同之处，就是粗活细活都能干。煮饭做菜，洗衣浆衫，缝连补破，是母亲常年操持的家务活。

母亲不识字，但对钞票一看就认得，买东西称秤几斤几两，多少钱一斤，她很快就可以把账报上来。家里穷困很少找裁缝做衣服，母亲长年针线不断。衣服补了破，破了补，弟兄姊妹中，总是老大穿了给老二穿，老二穿了给老三穿，一件衣服总是要穿三年五载，有的甚至上辈穿了下辈接着穿。民间常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纳纳又三年。”这句话用到我们



家是再恰当不过了。

母亲勤俭持家、省吃俭用是远近出了名的。记得1954年发大水后，父亲被征当民工修圩堤，获奖得了一块肥皂。母亲用线穿了一个铜钱，将铜钱插进肥皂，挂在门框上，遇有很脏的衣服，才拿肥皂去去脏，一般情况都是用皂角代替，一块肥皂硬是用了一年时间。也正因为她的节约出了名，1956年初级农业社时，她被评为勤俭持家模范，为此还得了一条毛巾的奖励。

母亲尊上爱下。家里有时偶有改善生活，锅里煮了满满一大锅，锅台上大碗小碗放了一大串，每人盛满一碗，临到自己不是汤汤水水，就是一点都没有。

母亲十分爱整洁，她常收收拣拣，洗洗晾晾，对面邻居常说，我们家伢和大小，衣服穿出来总是清清亮亮的。我从小就讲卫生，到老时仍有着令人称赞的良好卫生习惯，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教育和熏陶。

自我记事时，我就觉得家境十分贫寒。但由于勤劳节俭，日子慢慢地也就持续了下来。一家三代，尊老爱幼，保持着中国传统家庭的风尚，热热闹闹，和和美美，确实享受着天伦之乐。



第二章 苦涩童年

第一节 家境渐衰落

我的家本属一个小康之家，但经历 1934 年的大旱，庄稼无收。1938 年，姐姐刚刚一岁光景，日本鬼子侵略，全家老小逃避躲到潜山槎水塔树岭，家里田地荒芜。特别是 1945 年祖父去世后，兵荒马乱，世道渐渐不济，生意停歇，饭店不开，全家搬迁到怀宁老家，全靠父亲一人种田维持生计，日子越来越差。大约在 1948 年前后，不知起因为何，家庭里合计，到离安庆不远的怀宁总铺购下一块属于丁姓的墓地，将祖父远葬到这里。

祖父远葬，我已经有四五岁，记忆比较清楚。在桂庄老家，当时家里雇了八个人，加父亲、小姑，一共十几个人。夜里正在设宴招待帮助办事的人，喝酒吃饭之间，突然听到外面竹园里有“咔嚓、咔嚓”砍竹子的声音，大家慌忙停下手中的筷子，出门借着夜色去看动静，发现果然是一伙人在偷竹子，只见竹园竹子砍倒了一片。由于我家人多，动静较大，贼人吓得纷纷逃窜。

第二天，天刚刚亮，人们开始抬着棺木，朝总铺方向出发，天阴沉沉的，不久就开始下起大雪来，行路逐渐艰难，到总铺只有七八十里路，硬是抬了三天三夜才到达。

总铺墓地属于姓丁的不知哪一代公堂所有，要花几担稻子才能购得。地点据说是活地，叫蜘蛛结网，也就是一个小山丘，周围都是农田，插秧季节，田里放满水，山丘就像蜘蛛，纵横相连的田埂就像蜘蛛网。我虽没到过实地，但据父亲、小姑描述，其景象应说是很优美的。

据大人说，墓地的土，为小黄土，拿起来一捏成一个耙，放下就很快



散开像豆腐渣。这样的土质，据说不藏水，为上好的墓地。就这样，祖父自怀宁老家，历经七八十里远途，在这里安身了。

为了祖父安葬，家里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另外还典押给本街严家二斗种好田。这块田直到解放后都没有赎回来，土地改革时索性彻底为严家所有。

商店不开，耕地减少，人丁渐多，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贫”和“苦”，如影随形，永远跟着我们。

第二节 一力难支撑

一家九口，老的老，小的小。小的一个挨一个，相差三四岁，人们见到，总是形容“像梯子档”。母亲要操持家务，祖母里外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是，真正支撑家庭的力量只是父亲一人。

父亲识字不多，为人本分守纪，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生计，他终日劳作，苦熬苦受。

那时家住在叶店，田地主要在桂庄老家。桂庄老家离小镇两里多路，父亲挑一担粪送到田里，来回差不多要花近两个钟头，半天时间只能挑上两担。加上家里无钱买饼（菜子油渣，用作肥料——自注），庄稼肥力不足，虽然力出得不比别人少，汗流得比别人多，一年下来，收成总是不如人家的好。一年收获的粮食，大概只够吃半年。常常到过年家里就没有过年米，春荒季节，那真是度日如年，一天不得一天过。

前面说到，为了度过年关，度过春荒，农闲时，父亲总是扛着比他人还长的扁担，到离家几十里的山里，挑柴卖，生意好时，一趟能赚个块把钱，生意不好时，只能赚几角钱，甚至本套本。总记得有一次父亲半夜起来上山，用六角钱的本钱挑一担柴，深夜才回家。第二天挑到怀宁高埠去卖，卖了一块二角钱。日带夜等于三天时间，赚得六角钱。就这样，父亲还高兴得了不得。高兴的是赚了一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一年年三十，父亲卖柴快到天黑才回家。家里有一斤二两油票，一到家，父亲就叫我和哥哥提着玻璃瓶，到离家六里多路的三妙供销社去打油。回来时，天已经很晚，兄弟俩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树林，据说这里是豺狼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和哥哥十分害怕。刚走出树林，不想父亲早已在路